

一部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美学研究的力作 ——评皮朝纲《中国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纲》

余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皮朝纲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美学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 90 年代以来,他从禅宗美学思想史的梳理,到禅宗美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索,到禅宗各宗派、各名家美学思想的研究,都精当而深入,奠定了他在禅宗美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退休后的皮先生更是笔耕不辍,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近年来,又开辟了禅宗美学新的研究领域——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研究。从 2009 年开始,皮先生致力于禅宗画学与书学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先后完成了 46 万字的《丹青妙香叩禅心:禅宗画学著述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和 30 万字的《墨海禅迹听心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版),这两书辑录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禅宗书画文献资料,它们大多不见于古代文献的书画史、论汇编,更不见于现当代出版的美学和书画史、论文献汇集,大大地补充了中国美学和书画史、论文献资料的内容,更是开创了发掘、整理、研究禅宗美学书画文献的先河,因而有学者称其“在禅宗书画美学的史料掌握上,可称学界第一人”。而皮朝纲先生的《中国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纲》(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2 年版,以下简称《史纲》),便是在这两书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开拓性与原创性的美学专著。该书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拓宽了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领域

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古代美学自然要研究儒释道三家的美学思想。而禅宗作为中国佛家文化的重要流派,也成为了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禅宗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其研究多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展开,探求禅宗对人的

生命存在的意义。

以人生美学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古代美学,它的研究对象和两个向度是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它们分别代表着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形态和诗性智慧中的美学形态(参:皮朝纲《禅宗美学论纲》,《中国禅学》第 2 卷,中华书局 2003 年版)。在禅宗美学领域,人们的研究多集中在作为哲学体系的美学形态——人生美论的研究,而较少关注禅宗美学中的艺术美论。而书画艺术作为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形象表现,应该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禅宗的艺术作品有不少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其对文学艺术的论述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对它们的研究也应该成为禅宗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对禅宗书画美学的研究却极其薄弱。已经面世的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书法美学史,以及禅宗美学史,都未涉及禅宗书画美学文献和美学思想,而皮朝纲先生的《史纲》,以其对禅宗书画美学资料的系统整理和书画美学思想的深入发掘,构建出了禅宗书画美学的理论体系,勾勒出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从而弥补了中国美学史、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书法美学史以及禅宗美学史研究的不足。这不仅丰富了禅宗美学研究的内容,也拓宽了中国美学研究的领域。

二 厘清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史纲》一书,把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唐五代、宋、元、明、清等五个时期。每个时期,则选取有代表性的禅师的书画理论进行个案研究,或对禅师们所共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剖析,从而揭示和突现出这个时代禅宗书画艺术理论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点,并进一步总结勾划出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嬗变轨迹:从唐五代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轫,到

宋代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自觉,到元代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深化,到明代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完形,到清代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终结。

其对五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与总结,不只是对各时代大量书画文献资料的一个简单归类,而是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深入挖掘、分析归纳其特征基础上的总结,更是结合当时时代文化背景深入剖析的结果。

三 构建了禅宗书画美学的理论框架

《史纲》一书,在大量梳理中国禅宗书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禅宗书画美学共同一致的理论主张:以进行“象教”为书画活动的主要宗旨,以有益“佛事”为书画活动的价值取向,以游戏翰墨为书画活动的审美诉求,以本心澄明为书画活动的终极本源,以禅艺互释为书画活动的叙事模式。这些共同一致的理论主张,体现出了禅宗书画美学的本质特征。这就总结概括出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出了禅宗书画美学理论的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书画活动主要宗旨的目的论、研究书画活动价值取向的价值论、研究书画活动审美诉求的需要论、研究书画活动宗极本源的本体论以及研究书画活动叙述模式的方法论。审美目的论、审美价值论、审美需要论、审美本体论与审美方法论,构成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逻辑框架,它们不仅明确地揭橥了禅宗书画美学的深层内蕴,也展示了禅宗艺术作为宗教艺术的审美特征。

在我看来,《史纲》所构建的禅宗书画美学的理论构架,也可以为禅宗其它艺术研究提供借鉴,为中国宗教艺术美学研究提供思路。

《史纲》一书,一方面,从纵向展开,总结勾划出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轨迹,为禅宗书画美学乃至整个禅宗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又从横向展开,概括提炼出了由目的论、价值论、需要论、本体论、方法论等构成的禅宗书画美学的理论框架,因而从纵横即从时间与逻辑两个维度,构建起了禅宗书画美学思想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禅宗艺术美学乃至中国宗教艺术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路与方法。

四 为宗教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或者立足于西方的文化思维去思考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国文化做主

观随意的现代阐释,由此出现了“文化失语症”,不能真正呈现中国文化的原貌。那么如何能够呈现真正的中国文化,又能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史纲》一书,则从宗教美学研究方面为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立足文化原典。《史纲》一书用于阐释禅宗书画理论的“话语”(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多是禅门中人的平常语,书中各章节也多用禅语做标题,如“兴来即挥毫,游戏三昧前”,“法身非相,安可以泥像丹青”,“游戏三昧,不忘佛嘱”等等。同时《史纲》常常以禅语阐释书画之理、书画之法,如“道不在丹青,禅不在面相”,以阐释“禅”“道”(本来面目)是丹青所不能呈现的画理;又如“会得真面目,笔间造玄妙”,道出了禅宗书画的明心见性、玄妙空灵的审美追求;又以禅宗的“自成一家”来阐释书画自辟门径,追求个性、独特体验的特点,以“本来面目”阐释书画“写真”的内涵,等等。全书采用禅宗话语(概念、范畴、命题)上千条,形成了一个禅语的群落体系,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禅宗书画理论。用禅语阐释禅宗的书画理论,即用民族文化的“话语”形式阐释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失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资借鉴、可以操作的思路、方法和范例。

第二,依据文献资料,发掘其现代意义。古代文化要实现“现代转换”,不是随意盲目的阐释,而必须立足于原典,去发掘其中的现代意义。《史纲》一书的研究,重文献,重实证,重个案,全书涉及自唐以来各个时代的禅师 120 余人的书画论述,而《史纲》作者正是从众多禅门中人书画论述的个案研究中,发掘其思想,概括其理论,最后再提升到对整个思想史的研究。这种立足于大量史料与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理论阐释,有着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作者能在此基础上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未言,力求有新视角、新见解。比如,在此基础上从宗教学、心理学、人生美论各个方面提升概括出了由审美目的论、审美价值论、审美需要论、审美本体论与审美方法论所构成的宗教艺术美学的基本框架,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中,这些零散的文献史料便凸显出了它们对现代书画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皮先生的《史纲》一书,开拓、丰富了禅宗美学思想研究的领域,也拓宽、深化了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视野,是一部有开拓性与原创性的美学力作。

[责任编辑:唐 普]